

自身的真誠與尊嚴——蘭德之《源泉》的導讀

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黃春興 2012/07/10

I.

《源泉》(The Fountainhead) 是艾茵·蘭德 (Ayn Rand) 的成名小說，曾遭十二家出版社以「太具有爭議性」和「太過於理性化」為由拒絕。1943 年該書出版，兩年後卻締造美國年度最佳暢銷書的紀錄。之後，每年以十萬冊再版，迄今銷售量已超過千萬本。

「具有爭議性」是暢銷書的重要條件，也是出版界的常識。遺憾地，當初拒絕《源泉》的出版社，因不願對抗社會的集體迷失，逃避了這客觀原則，結果失去獲致高利潤的機會。諷刺地，《源泉》要闡釋的就是客觀原則的不可妥協。

小說的主角，建築師霍華德·洛克，相信建築的目的、場地和建築材料決定了它的外形。因此，兩座建築就必然存在不同的用途，就不該有相同的外形。建築的每一部份，都是因為建築本身的需要而存在，絕不是因為任何別的原因。建築的功能不能受到裝飾設計的傷害。這些都是建築的客觀原則，只有遵守這些原則，新的建築才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生活，讓其能感受到建築所蘊含的「無法定義的真誠與尊嚴」。

洛克追求的是建築物自身的真誠與尊嚴，而不是他對待建築物的個人真誠與個人尊嚴。他與多明尼克·弗藍肯之間的理性愛情，不相互調情，不受彼此的情緒與環境左右，因為他倆人都相信：將個人因素帶進愛情，會毀損愛情自身的真誠與尊嚴。蘭德一再澄清她倡議的自我主義，或稱個人主義也無妨，並非將個人情感任意帶進行動對象的自身。對象自身的真誠與尊嚴不容傷害。「高貴和宏偉壯麗的事物，是那些保持了自身的真誠與尊嚴的東西。」(I-15)

物自身的真誠與尊嚴，只在其維持著自身的純潔、自始至終、理性、表裡如一時，方得彰顯。洛克以建築比喻人，也以人比喻建築。人同樣也存在著自身的真誠與尊嚴，唯一不同的是人能行動。人比建築多了一項「自我生命力」——自

給自足、自我激發、自我創造的源泉。也因此，人自身的真誠與尊嚴，也包括了對自我生命力的捍衛和發展。

II.

既然建築物的價值在其自身的真誠與尊嚴，建築師的職責就是謹守建築之客觀原則，以人之自我生命力去展現建築物的真誠與尊嚴。在洛克看來，建築不應是時代精神、公眾的審美力、公眾的情感等的情感依附。建築設計若脫離了自身的價值，就是佛家所言的「入魔道」。蘭德在小說裡刻劃了幾位入魔道的人物，讓讀者從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去對比出洛克的不同，從而清楚闡釋她的理念。

第一位是代表媚世主義的丑角彼得·吉丁。他蔑視建築的客觀原則，也從不闡述抽象的理念。他的建築團隊，抱著集體主義的精神，沒人會堅持個人的設計特色或創見。他在世俗聲譽中尋求生存價值，不惜拋棄自己摯愛的凱薩琳·海爾西，甚至自己的靈魂。書中有段精彩的對白：

吉丁：霍華德，有什麼條件，你儘管提。無論什麼條件我都答應。我願意出賣我的靈魂。

洛克：那正是我想讓你弄明白的東西。出賣靈魂是世界上最容易不過的事情。

那是每個人在生命的每時刻裡都在做的事情。如果我要求的是保全你的靈魂——做到這一點或許更難能可貴。

第二位是洛克的對手埃斯沃斯·托黑。他是懷抱集體主義的建築評論專欄作家，善於控制別人的思想和情緒。他主張「人類平等的普遍性原則」才應是動力學原理，宣稱建築師的使命在幫助貧窮和沒有房屋的人。雖然他毀滅洛克的謀略並未成功，但他鼓吹的利他思想則迷惑廣大群眾。他並沒像吉丁因失敗而退出舞台，彷彿是那永遠徘徊在人類頭上的集體主義的幽靈。

第三位是懷有和洛克相近之建築理想的蓋爾·華納德。他擁有建築評論的報社，更想擁有控制輿論的權力。他利用權力去嘲笑意志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，但也利用權力替洛克的理想辯護。他是托黑的老闆，卻敗於托黑所散佈的言論和思

想。當受迷惑的群眾要求他叛離洛克時，他選擇了權力，出賣了自己。

第四位是讀者容易忽略的折衷主義的約翰·埃瑞克·斯耐特，因為蘭德給他的篇幅不多。他是卓越的建築師，雇用五名風格各異的製圖師，接受不同類型的建築案。當他接獲奧斯頓·海勒的邸宅案後，要求五名製圖師和新加入的洛克提出各自的設計草圖。他提交給海勒的最終稿，是以洛克的草圖為底，再添加其他草圖的特點，結果卻遭到海勒拒絕。海勒的理由是，折衷主義的作品「看不見主題、缺欠簡潔、喪失渾然一體」。

在建築市場裡，洛克交鋒的對手是媚世主義的吉丁，但吉丁背後的藏鏡人則是集體主義的托黑。洛克在早期無處可去時，曾一度投靠折衷主義的斯耐特，終因理想不同而分手。托黑不僅長期攻擊洛克，也攻擊洛克的戰友華納德，也就是自己的老闆。遺憾地，華納德因理想不夠堅定，最後也出賣給了魔鬼。只有多明尼克堅守著她和洛克相同的理想，為此，她付出的代價是兩次失敗的婚姻——先嫁給吉丁，再轉嫁給華納德。七年之後，洛克才得與她相聚。

III.

建築市場只是《源泉》展開情節的必要舞台，蘭德藉此舞台去闡揚她對人的尊重和崇拜。人的神聖在於自我生命力。尊重人，就得尊重自我生命力；侮辱人，只要妨害自我生命力的發展。

斯考德神廟一節表現了蘭德對人的崇拜。當洛克受雇去設計一座獻給人類精神的神廟時，他想要表現的是「人的精神、人的英勇」，而不是托黑所強調的「敬畏和謙卑」。在他的設計裡，神廟沒有一處允許人們的跪拜。人們應該崇拜的是具有自我的生命力的「人」，但遺憾地，現實的人早已陷入集體的迷失。因此，洛克找來斯蒂文·馬勒瑞，請他以拒絕陷入集體迷失的多明尼克為模特兒，設計一座能擺在神廟中心的雕像，並說道：「雕像不是人物現在的樣子，而是他可能的樣子——應該的樣子。...超越了所有的合適，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是可能。」

對我來說，理想主義的小說是作者對人類可能之生活與社會的模擬。任何的

模擬都存在知識上與經驗上的侷限性，也存在允許我們繼續修正的空間。同時，它也暗示我們可以改變現在種種束縛的該有行動。正如蘭德所說，「為自由而抗爭一次，為自己建起一座嶄新的房子。」

IV

蘭德曾概括她的學說本質為：客觀現實、理性、自利、資本主義。《源泉》的內容是以客觀現實、理性、自利等三元素編織而成，直到 1957 年出版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時，她才加入資本主義。因此，《源泉》也就不討論資本主義等政治議題。然而，小說情節需要展開，她選擇了建築產業作為舞台，以建築師之間的意識型態之爭反映現實的政治鬥爭。

蘭德認為人類陷入自利或利他的抉擇是理性上的錯誤，因為只有利他才是個人行動的選項，而自利則是人生存的前提。人可以選擇利他，卻無法放棄自利。她嚴厲批判政治人物說服人們放棄自利的騙術，甚至連利他的選項都淪為強迫性接受。

「為生存而自利」是人的客觀原則。因此，「我」是利他的前提。蘭德借用洛克對多明尼克的情話，道出：「為了說『我愛你』，一個人必須先知道如何說『我』。」

《源泉》以建築產業為舞台，但書中並不討論建築市場的競爭，因為蘭德相信如洛克一定能在市場下生存，即使可能晚年潦倒——如洛克所景仰的亨利·凱麥隆。其實，洛克在市場中是成功的，不僅接到不少私人建案，也贏得海勒與華納德的青睞。

市場也存在著客觀原則，那就是「追逐利潤」。追逐利潤常被利他的集體主義者視為資本主義的貪婪象徵。然而，在市場的競爭機制下，追逐利潤是客觀的市場法則，與商人是否貪婪或懷抱利他心無關。賺取較高利潤的廠商，可以將利潤轉為投資資金，去改善經營環境與競爭力，進而拉走其他廠商的消費者。即使是懷抱利他心的廠商，若不追逐利潤，遲早將因連續虧損而退出市場。

虧損就必須退出市場，這也是市場的客觀法則。如果虧損還可以不退出市場，若不仰賴來自慈善捐款，就得依靠人民稅收的補貼。更可怕的是，集體主義會以特權方式保障國營企業的壟斷性，去否定市場競爭的客觀原則。也因此，在蘭德在總述其哲學時指出，「交易的準則是唯一的理性倫理原則。」（《自私的美德》，中譯本，51-53 頁）